

生活語絲

吳康民

閱報見有一對九十七八歲的老夫婦，度過結婚七十年的所謂「白金」婚時，重新披上婚紗，拍上一張有紀念價值的合照。

回首往事

吳康民

這對白金婚的男方，原是中國軍隊在抗戰時的翻譯官。婚前不久，接到命令要調赴緬甸戰區前線。他在調赴緬甸之前，寫了一封英文信向未婚妻告別。今天，他們還記得那封信，丈夫再給老妻朗誦，情意綿綿。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年輕一輩的觀眾，可能會留意到，一些韓國節目，也會和我們一樣，很重視新年。在農曆或新曆新年時，他們也會喜歡在節目介紹一些和「玄」有關的資訊。

應該信誰？

楊天命

適逢新曆新年，某個出名的韓國真人騷節目，就在新一期增加了算命的環節。比較有趣的是，他們同時安排了三種「算命」方式，作為對照，試圖道出藝人新一年的命運玄機。

有人也許會認為你是沒有本事吧。應該說明的是，當年香港的大學生稀少，我一九四七年畢業於廣州著名的國立中山大學化學工程學系。香港的化學工業雖然不多，但也有大廚味精、國光漆廠等。有些學長任職在此，要找本業門路，也不是沒有辦法的。

他就是IWP新任的Director，我跟他一直相處得很好。過去，我一直以為是蔣華苓退休後，還在當IWP的顧問。這次她告訴我，她一退休便沒有兼任任何公職。從一九八八年到二零零一年期間，蔣華苓便不插手IWP的事，IWP也被邊緣化，甚至有被解散之虞。

挽救IWP

蔣華苓

蔣華苓向我講述了她挽救IWP的過程，頗具戲劇性。其時蔣華苓正在北京訪問，與此同時，時任當時的副校長（後來當了校長）的David Scorton（現任校長是Sandy Boyd），也正好在北京。

蔣華苓說：「直到二零零一年Christopher Merrill來了以後，我們請了蘇童，後來余華、莫言（二零零四年）都來。」

蔣華苓說：「愛荷華大學在二零零一年就成立了一個競選委員會，他也把我放在委員會上。我當時已退休了，但是我身為委員就可以講話了。我們都很尊重他的意見，因為當時IWP沒有主持計劃的人（Director已經走了，IWP差點要取消了），所以要聘人，我們是全國聘請的，是公開的，不是隨便點人的，而且申請的人都是很有聲望、有成就的人，而且一定是位作家。最後一直淘汰，直到剩下來最後三名，最後委員會就選了Christopher Merrill。」

蔣華苓對IWP新的組織班子，很是滿意。她表示：「IWP的工作人員都是作家。有Christopher Merrill (Director)、Hugh Ferrer (副主任)、Natasia Dunovtsova (教翻譯工作坊 Translation Workshop)，總共主持的只有三個委員。而我是IWP唯一的顧問，從內地來的作家，全都是由我提名的，如蘇童、莫言、余華、遲子建、畢飛宇等等。」

有些時間需要孤獨

一上車我就聽見古典音樂，是西洋古典音樂。當時不曉得這乃中國人貼心的待客之道，只是暗自忖想，原來俗稱關東的東北三省果然深受洋人影響。

之前幾天在哈爾濱，會議過後的那個晚上在中央大街最名聞遐邇的馬迭爾餐廳用餐完畢出來，街上迎接我們的除了輝煌燈光和擁擠人群外，還有連綿不斷的音樂和歌曲。一群人緩步行去松花江畔，街邊兩排西洋風格的典雅老房子，多家改裝為酒吧及洋式餐廳，其中一間樂聲特別高昂，人群匯集，一個身形高大的長髮美女在露台上拉小提琴。

整條街道上樂音飄揚，走在街上的人彷彿不是在唱歌，便是在聽歌，幾乎所有人皆扮演著聽眾或歌者的角色，這叫人很難不把哈爾濱和音樂掛上關係。2010年6月22日，聯合國頒一個「音樂之城」的獎牌給哈爾濱的時候，聯合國副秘書長沙祖康說：「這是因為哈爾濱有百年的交響樂團，還有在中國堅持最久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街上人多，摩肩接踵免不了互相碰撞，可是，撞人和被碰的人毫不在乎，彼此對看了一眼，互相還以微笑，也許沒空吵架，因為口裡忙著哼歌，更大的可能是歌聲有柔軟人心的力量，這才出現一大群毫不介意在路邊當觀眾的人。音樂的無窮魅力就蘊藏在這裡面。

多次到中國，不論南方或北部，吃飯的餐廳、

輕鬆利落，結尾部分尤其華美宏偉，帶一種狂歡氣氛的歌劇音樂，每一次聽都情不自禁嘴角自然含笑，心情愉悅歡喜。我還記得當時我一邊在抹地，電話突然響起來，原來是《南洋商報》的副刊編輯來邀稿，說了幾句話，對方候地問：「你在聽意大利歌劇嗎？」別說他聲音裡充滿驚奇，我亦覺意外，對方竟知道這是意大利歌劇，更令我讚歎的是他下一個問題：「是羅西尼的《塞維利亞的理髮師》吧？」

我說是。他語氣有詫異，好像也有羨慕，「很少人大清早就聽古典音樂的。」只感覺他口氣裡似乎充滿敬意，他應該不知道身為家庭主婦的我正在盡我的責任，正在用力擦地板。可是我利時間飄飄然，發現聽古典音樂竟可以為人帶來尊嚴，趕緊找來羅西尼的生平故事閱讀。那年46歲的貝多芬在忙著創作他流傳後世的《第九號交響曲》（又名《命運交響曲》），卻聽到《塞維利亞的理髮師》的上演轟動了整個歐洲，忍不住跑去觀賞，脾氣著名特大火爆的貝多芬，馬上被這喜劇迷上，他的評語是「啊，羅西尼，像《塞維利亞的理髮師》這樣優秀的作品，你一定要繼續寫下去……」更愛美食和享樂的羅西尼，沒有將大師的話捧為金科玉律。早慧的羅西尼21歲就已成舉世聞名的作曲家，不過30歲，維也納的卡爾特尼托劇場為他舉行「羅西尼音樂節」，羅西尼旋風開始颯起來。兩年後也才32歲，別人可能還在摸索尋找前方的路應該怎麼走，倫敦卻為他辦了一個「羅西尼音樂季」。37歲的羅西尼，在巴黎籌建了歐洲最輝煌的音樂沙龍，作曲家親自主持這個受到眾人歡迎的沙龍。就在全歐洲的人都在排隊，紛紛成為羅西尼粉絲的時候，他送給眾粉絲一個意外的大禮物：40歲那年自動封了音樂和歌劇的筆，專心研究他更喜愛的美食。據說羅西尼最愛的是意大利香腸，後來和他的音樂一樣出名的是，意大利餐廳有道名菜叫「羅西尼牛排」，足以媲美我們的「東坡肉」。創作喜劇的音樂家，真實人生也充滿喜劇效果。

後來偶遇《南洋商報》的另一位編輯，他一臉嚴肅且尊敬地問：「聽說你喜歡聽西洋古典音樂？」應該點頭或搖頭？真正的原因不過是明白一個道理：「僅僅付出學費給孩子學音樂，卻沒有給她們製造音樂生活和音樂環境，不可能啟發她們對音樂的興趣。」沒想到流言傳出多年以後，竟傳到牡丹江來。

抵達酒店前，我問牡丹江的朋友：「你們這兒一般開車時都聽西洋古典音樂嗎？」朋友訕笑：「聽說老師您日常都在聽西洋古典音樂，我這是我先生特別錄製，為了載您呀老師。」天大的誤會經過解釋以後，接下來兩天的觀光行程，終於在車上聽到中國民歌和中國流行歌曲，動聽悅耳。

平常生活平常過，也喜歡古典音樂，偶爾不想工作，給點休閒時間自己，一個人來一點古典樂曲，已經很滿足。就像喜歡吃蛋糕，日夜都來一大塊，未免過於油膩。每天我也喜歡寫作和繪畫，但朋友們不必一起都來。

朋友之間的相處，有時朋友依我，有時順朋友意思，友情交往才能持久。況且，有些時間需要孤獨，不必時刻湊人的熱鬧，或要人來湊自己的熱鬧；有些事情需要自己做，不用叫所有的人分秒都來相陪。習慣寂寞的我，其實比較喜歡孤獨的時間。



名作曲家羅西尼。網上圖片

胡杏兒千萬婚禮

祝李杏福！胡杏兒、李乘德從兩人名字各取一字作為婚禮主題，送給親友的新娘。婚禮被譽為千萬婚禮，因排場十足，單是新娘接親，已有二十三名兄弟團隨行，陣容龐大，新郎更出動勞斯萊斯、法拉利、保時捷和寶馬等九部車接新娘，在全港最高的酒店擺下五十六圍喜宴，新娘子的鑲金裙褂、婚紗、晚裝及鑽飾，以及送禮在酒店外的傳媒的鮑魚牛肉盒飯、全場香檳紅白酒等，雖豪卻不土，是個時尚、有愛、有品位的婚禮。

婚宴的嘉賓分量，反映主人家的人脈和人緣，甚至有關聯作用。之前傳出因杏兒不續約娘家無緣，以至關係變差，當晚見，無綫不少高層、台前幕後都盛裝出席，謠言不攻自破。此外圈中好友、新公司老闆同事都有出席，比台慶更熱鬧。

一對新人在台上發表愛的宣言，新郎Philip用英文發言，無須貓紙，卻有條不紊，口齒伶俐，一表人才，大方得體，氣場大，怪不得只一年便成功俘虜杏兒。

新郎是客家人，杏兒盡客家媳婦本分，學好客家話致詞，全程不用講粵語，必是經過苦練，一番心意比起千萬萬語更讓人感動。

婚宴有兩個特點：沒有小孩和魚翅。兩人在喜帖上印有溫馨提示，晚宴是「Child Free」（不招待孩子），讓父母們不用趕着帶孩子們回家睡覺，專心享受晚宴，可見杏兒和Philip考慮周詳。婚宴菜單不起，卻沒有港人擺爛傳統的魚翅，是不吝當講不名，卻近年各界呼籲，為保護瀕臨絕種的鯊魚，停吃魚翅，杏兒和Philip亦用行動響應，辦個環保婚禮。

二零一五年是否很重要的一年，事業有新里程碑，離開效力多年的無綫，轉營新公司向海外發展，又投資創業開婚紗店；感情方面更是大豐收，遇上「Right, 甜蜜成為人妻，下一站應是做媽媽。」

第一次知曉自殺，緣於鄰居婆婆，一個出了名乾淨利索的男人。守寡多年之後，被她視若珍寶的獨子結婚第二天，她便飲藥自殺。婆婆不識字，未有遺書留下。發喪時，看到孝子賢媳頓足捶胸悲痛難抑，與她一直交好的一個鄰居婆婆才出來說，自從丈夫去世，她就起了這個念頭。人生太苦，她不知道該如何活下去。孩子又太小，她決定等兒子結婚後，不再需要於她，她就成全自己。

支撐一個人活下去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父母親、孩子、戀人、朋友、興趣、事業？抑或是其他？說實話，這的確不是一個好問題。

對於珍視生命的人而言，即便卑微如塵，也要在這喧囂繁華的人世間紛紛揚揚。對於執意向死的人而言，超越能力之外的壓力，無可適從的悲哀，還有莫可名狀的落荒，很容易將其墜入周而復始的焦慮，唯有斷然終止生路，才能獲得永久的解脫。更多普通普通的人更願意相信，一生之中，既不是想像中那般美好，也沒有預估那樣糟糕。長久的庸碌平淡，參雜些許歡笑，渾渾噩噩也就夠了。畢竟，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像莊子那樣逍遙，以為死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此前，因為一個採訪，我曾加入過一個棄業群組。群裡的人，都有被親生父母拋棄的經歷。他們之中，年紀最大的已過四十，最小的不足十二歲。他們之中有一個十三歲的女生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

你沒有被人拋棄過，你不可能明白我們內心的沮喪，只有跟在一起相互訴苦，才會讓我們短暫地覺得自己不孤獨。可能只有自殺，才能讓我們永久擺脫心裡不可消滅的折磨。所以我只求現世安穩，來世涅槃。

近期很多人感冒，公司一半的人都在咳嗽，有些趕着去旅行，快吞下西藥，說要先壓後醫，回來後才調理。壓下去的感冒，其實要用上數倍的時間清除，甚至會出現嚴重病變，不過沒辦法，香港人習慣為工作、為旅行，大家都要如願。

尤其其在如今流感橫行的時期，很多人有發燒症狀，病徵比普通感冒嚴重。我就經驗所見，是服了抗生素或其他西藥的，很快會變了支氣管炎。抗生素本性寒涼，患上寒症時服，更加令身體百上加斤。中醫說法是令寒氣長驅直入，所以原本的感冒會迅速變為內裡更深的發炎，即支氣管炎及肺炎。

西醫常用這兩種消炎藥來嚇人，不快點服抗生素或感冒藥對付咳嗽，會很容易變肺炎云云。但從中醫來說，也是以感冒去醫，以上名稱只是不同程度的感冒，即不同程度的「用力打仗」。普通咳嗽咳不出來，支氣管便要加入戰團，再加把勁打；再不行，整個肺部便陷入戰場，以至整體發燒，務求以體溫去處理掉病毒或寒氣。而面對這樣的問題，只有一樣東西要做，就是幫身體，而非不讓其打仗。

看見同事狂吞西藥，結果是要再換另一堆西藥。不看病的，反而沒有惡化，只是來來回回。當然最好是看中醫或順勢醫或香療師，但自己用薑茶和熱水自然療法，一定不比西藥慢，因為如今各人的抗藥性早已非常嚴重（我們食物裡已有大量抗生素）。服西藥不單停了病徵，或令身體更加虛弱。假若沿用西醫套路，就會變成不斷換藥，如服藥一樣。

西藥盛行，因為我們都要效率，養病不在都市人的生活字典裡，而這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病了，老闆也不會同情，唯有找些方法，掩耳盜鈴。但其實有更多人不知道舒緩病徵，會令外邪留在身體裡，易變敏感甚至腫瘤，延伸成其他健康問題。我常用的比喻就是：感冒西藥停止鼻水流出，但身體本身是不會停止製造鼻水的，化學藥物只能停了一個工序，結果鼻水以黏液形態留在呼吸系統，引致其他問題。希望大家對這種壓抑的方法三思。

一個自殺的男生

趙鵬飛

去年最後一天，暨南大學新聞系的一個男生，在微博上留下了一封遺書。他說：「所有我在乎的人呀，一定要好好加油，好好活着！」

然後他選擇從學校八樓跳下，在二零一六年來臨前夕，把自己永遠地止在十八歲。

在那封閱讀量超過二百萬的遺書裡，這個剛唸大一的男生說得最多的，便是自己的父母、親戚、朋友、曾經的戀人好好活下去。他自己活不下去的原因，是無法面對自己的性取向、失戀，還有抑鬱。

那條微博之下數千條留言中，除了悲傷惋惜外，還有許多譴責。比如，讓痛失愛子的父母情何以堪？讓情同手足的朋友們何以歡顏？

我曾曾經在一個十四歲初中女生自殺之後，去訪問過她的家人。那是一棟蓋了一半的紅磚房子，女孩的妈妈跌坐在地上，喉嚨裡已經嘶啞了沒有聲音。女孩的爸爸，枯坐在樓梯上，雜草一樣的頭髮和鬍子，遮蓋了半張臉。尚未粉刷塗白的牆壁上，女孩在學校獲得的獎狀，貼了長長的兩行。在女孩留下的日記裡，我看到這樣一句話：我的壓力深不見底，唯一可以比贏她們的只有考試成績。

在那天的採訪日記裡我這樣寫道：人生本有很多可能，才剛涉足便要飛揚，實在太過輕薄。年輕意味著無限；年輕也意味著，一片樹葉也能遮天蔽日，擋住前方的路。

對於珍視生命的人而言，即便卑微如塵，也要在這喧囂繁華的人世間紛紛揚揚。對於執意向死的人而言，超越能力之外的壓力，無可適從的悲哀，還有莫可名狀的落荒，很容易將其墜入周而復始的焦慮，唯有斷然終止生路，才能獲得永久的解脫。更多普通普通的人更願意相信，一生之中，既不是想像中那般美好，也沒有預估那樣糟糕。長久的庸碌平淡，參雜些許歡笑，渾渾噩噩也就夠了。畢竟，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像莊子那樣逍遙，以為死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此前，因為一個採訪，我曾加入過一個棄業群組。群裡的人，都有被親生父母拋棄的經歷。他們之中，年紀最大的已過四十，最小的不足十二歲。他們之中有一個十三歲的女生對我說過這樣一段話：

你沒有被人拋棄過，你不可能明白我們內心的沮喪，只有跟在一起相互訴苦，才會讓我們短暫地覺得自己不孤獨。可能只有自殺，才能讓我們永久擺脫心裡不可消滅的折磨。所以我只求現世安穩，來世涅槃。

近期很多人感冒，公司一半的人都在咳嗽，有些趕着去旅行，快吞下西藥，說要先壓後醫，回來後才調理。壓下去的感冒，其實要用上數倍的時間清除，甚至會出現嚴重病變，不過沒辦法，香港人習慣為工作、為旅行，大家都要如願。

尤其其在如今流感橫行的時期，很多人有發燒症狀，病徵比普通感冒嚴重。我就經驗所見，是服了抗生素或其他西藥的，很快會變了支氣管炎。抗生素本性寒涼，患上寒症時服，更加令身體百上加斤。中醫說法是令寒氣長驅直入，所以原本的感冒會迅速變為內裡更深的發炎，即支氣管炎及肺炎。

西醫常用這兩種消炎藥來嚇人，不快點服抗生素或感冒藥對付咳嗽，會很容易變肺炎云云。但從中醫來說，也是以感冒去醫，以上名稱只是不同程度的感冒，即不同程度的「用力打仗」。普通咳嗽咳不出來，支氣管便要加入戰團，再加把勁打；再不行，整個肺部便陷入戰場，以至整體發燒，務求以體溫去處理掉病毒或寒氣。而面對這樣的問題，只有一樣東西要做，就是幫身體，而非不讓其打仗。

看見同事狂吞西藥，結果是要再換另一堆西藥。不看病的，反而沒有惡化，只是來來回回。當然最好是看中醫或順勢醫或香療師，但自己用薑茶和熱水自然療法，一定不比西藥慢，因為如今各人的抗藥性早已非常嚴重（我們食物裡已有大量抗生素）。服西藥不單停了病徵，或令身體更加虛弱。假若沿用西醫套路，就會變成不斷換藥，如服藥一樣。

西藥盛行，因為我們都要效率，養病不在都市人的生活字典裡，而這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病了，老闆也不會同情，唯有找些方法，掩耳盜鈴。但其實有更多人不知道舒緩病徵，會令外邪留在身體裡，易變敏感甚至腫瘤，延伸成其他健康問題。我常用的比喻就是：感冒西藥停止鼻水流出，但身體本身是不會停止製造鼻水的，化學藥物只能停了一個工序，結果鼻水以黏液形態留在呼吸系統，引致其他問題。希望大家對這種壓抑的方法三思。

近期很多人感冒，公司一半的人都在咳嗽，有些趕着去旅行，快吞下西藥，說要先壓後醫，回來後才調理。壓下去的感冒，其實要用上數倍的時間清除，甚至會出現嚴重病變，不過沒辦法，香港人習慣為工作、為旅行，大家都要如願。

尤其其在如今流感橫行的時期，很多人有發燒症狀，病徵比普通感冒嚴重。我就經驗所見，是服了抗生素或其他西藥的，很快會變了支氣管炎。抗生素本性寒涼，患上寒症時服，更加令身體百上加斤。中醫說法是令寒氣長驅直入，所以原本的感冒會迅速變為內裡更深的發炎，即支氣管炎及肺炎。

西醫常用這兩種消炎藥來嚇人，不快點服抗生素或感冒藥對付咳嗽，會很容易變肺炎云云。但從中醫來說，也是以感冒去醫，以上名稱只是不同程度的感冒，即不同程度的「用力打仗」。普通咳嗽咳不出來，支氣管便要加入戰團，再加把勁打；再不行，整個肺部便陷入戰場，以至整體發燒，務求以體溫去處理掉病毒或寒氣。而面對這樣的問題，只有一樣東西要做，就是幫身體，而非不讓其打仗。

看見同事狂吞西藥，結果是要再換另一堆西藥。不看病的，反而沒有惡化，只是來來回回。當然最好是看中醫或順勢醫或香療師，但自己用薑茶和熱水自然療法，一定不比西藥慢，因為如今各人的抗藥性早已非常嚴重（我們食物裡已有大量抗生素）。服西藥不單停了病徵，或令身體更加虛弱。假若沿用西醫套路，就會變成不斷換藥，如服藥一樣。

西藥盛行，因為我們都要效率，養病不在都市人的生活字典裡，而這非不為也，是不能也。病了，老闆也不會同情，唯有找些方法，掩耳盜鈴。但其實有更多人不知道舒緩病徵，會令外邪留在身體裡，易變敏感甚至腫瘤，延伸成其他健康問題。我常用的比喻就是：感冒西藥停止鼻水流出，但身體本身是不會停止製造鼻水的，化學藥物只能停了一個工序，結果鼻水以黏液形態留在呼吸系統，引致其他問題。希望大家對這種壓抑的方法三思。

近期很多人感冒，公司一半的人都在咳嗽，有些趕着去旅行，快吞下西藥，說要先壓後醫，回來後才調理。壓下去的感冒，其實要用上數倍的時間清除，甚至會出現嚴重病變，不過沒辦法，香港人習慣為工作、為旅行，大家都要如願。

尤其其在如今流感橫行的時期，很多人有發燒症狀，病徵比普通感冒嚴重。我就經驗所見，是服了抗生素或其他西藥的，很快會變了支氣管炎。抗生素本性寒涼，患上寒症時服，更加令身體百上加斤。中醫說法是令寒氣長驅直入，所以原本的感冒會迅速變為內裡更深的發炎，即支氣管炎及肺炎。

西醫常用這兩種消炎藥來嚇人，不快點服抗生素或感冒藥對付咳嗽，會很容易變肺炎云云。但從中醫來說，也是以感冒去醫，以上名稱只是不同程度的感冒，即不同程度的「用力打仗」。普通咳嗽咳不出來，支氣管便要加入戰團，再加把勁打；再不行，整個肺部便陷入戰場，以至整體發燒，務求以體溫去處理掉病毒或寒氣。而面對這樣的問題，只有一樣東西要做，就是幫身體，而非不讓其打仗。